

诗 歌

秋风吹过巴山

陈锡让

在巴山腹地巡线
每一个脚印
都是一只只小船
那钻塔、井架、采气树、火炬
是一首首叙事诗
呈现出来的，都是石油人的姿态

“对面看得见，走拢要半天”
秋风吹过
巴山苍翠的树荫里
漏下湿漉漉的光斑
秋雨飘落
这些明亮的小灯笼
纷沓而至，都是新的说辞

石板路被打湿的冷峻段落
比巡线兄弟的安全讨论
要深刻得多
耳朵里空余落叶和流水
还有风影

和家人通电话

刘雪梅

晚饭时分
在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九丝镇
在海拔九百米的僰王山上
伴随着钻机的轰鸣声
断断续续的手机信号
他和家人通电话

他说僰王山空气很清新
山上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
早晨会升起轻烟一样的薄雾
他说九丝镇的猕猴桃熟了
都是红心的特别甜
他说山上的野花很美
很多都叫不上名字
他说井场上有很多红蜻蜓
还有一只停在了振动筛上

就是没有说山上草丛里有毒蛇
没有说38摄氏度的高温
没有说夜里失眠的月亮
更没有说
这里还发生过4.3级的地震

散 文

“很远”的地方有国家级大气田建设，“很远”的地方有石化人的责任和梦想

很远到底有多远

戴 莹

曾听一名女工说，每次她要去气田都会跟女儿讲：“妈妈要去很远的地方。”

一次临行前，女儿抱住她的腿，仰着小脸儿问：“妈妈，很远到底有多远？”她抱起女儿，亲亲她的额头，思索着怎么和一个两岁的孩子解释“很远”。

沉吟了一会儿，她跟孩子说，爸爸妈妈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工作，因为“很远”的地方有国家级大气田建设，“很远”的地方有爸爸妈妈的责任和梦想。

可是，很远到底有多远呢？

“很远”是错过儿子的高考

“爸爸，您也太忙了，过年都没回来，我和妈妈不怪你。6月我就要参加高考了，您能回来给我加油吗？”3月初，刘尧文接到儿子的电话。

“好啊，我肯定回来，给你加油！”刘尧文干脆地回答。

2012年底，刘尧文响应江汉油田号召，作为一名技术带头人，急调涪陵页岩气田，成为第一批参加涪陵会战的“先遣队员”。

页岩气田开发，承载着江汉人多年的企盼和希望。他给自己立下“军令状”：这一仗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踏上焦石镇这个偏远的山区小镇，刘尧文和同事都懵了——这里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实在太差了。小镇经常是每周一、三、五停电，二、四、六停水，稍不留神，晚餐变成了烛光的，洗澡变成了干搓的。租住的农房冬

天冻得要命，夏天热得够呛，还常有蛇光临。

生活条件差，刘尧文他们能忍受，更困难的是技术拦路虎太多了。那时的气田可谓“四大皆空”——无经验、无技术、无人员、无装备。刘尧文把民房当办公室，把乒乓球桌改成资料对比桌，每天和同事研究到深夜，停电了就点蜡烛，借助笔记本电脑剩余电量继续研究讨论。

2013年春节，国内首个页岩气开发方案——涪陵焦石坝试验井组方案眼看要“出炉”，刘尧文和同事天天加班到凌晨两三点。爆竹声中，刘尧文只能在电话里和家人互道祝福。房主好奇地问：“你们石化人没有家，都不过节吗？”

就这样，匆忙间，一个又一个黑夜在彻夜奋战的灯光中隐去了。

很快到了6月，气田试验井组开发紧锣密鼓，几口气井还出现了异常情况，刘尧文实在脱不开身。

一头是国家的“气田梦”，一头是孩子的“大学梦”。这两个梦，刘尧文都好想抓住。

“儿子，气田这边出现了复杂情况，必须尽快拿出方案解决，你的高考，爸爸要缺席了！”犹豫再三，刘尧文打通了家里的电话，对儿子说。

电话那头半天没动静。“生气了？”刘尧文小心地问。

没想到，沉默半晌的儿子竟然开始安慰他：“老爸你放心，你不在，我也会好好加油的。搞学习，我啥时候‘拉梯摆带’过。”

“好嘛，我儿真懂事！你争气考上好大学，我争气多出页岩气，咱爷俩一起雄起！”刘尧文笑了。他突然

觉得，儿子真的长大了。

天道酬勤，父子双双实现了当初的约定：儿子考上了清华大学，刘尧文提议的17口试验井也相继喜获高产。

很远，对于刘尧文来说，就是错过儿子的高考。

“很远”是在焦石镇补办的一场婚礼

李凯是江汉油田研究院的工程师，研究生毕业不久，在武汉研究院上班时认识了小艾。2015年初，两个年轻人正谈婚论嫁，单位领导找他谈话，气田急需技术人员，希望他参加涪陵页岩气田会战。

去还是不去？李凯左右为难，憋在心里很久的话，还是告诉了小艾。

没承想，小艾倒是干脆：“去啊！涪陵气田是全国首个页岩气示范区，你是研究生，学的又是石油专业，这么难得的机会，当然要去锻炼锻炼！”

“那5月咱俩要结婚，怎么办？”

“没事，推到10月。”

李凯登上了西去的动车，迎接他的是火热繁忙的会战。

涪陵气田每天需要地质导向的井有20多口，李凯同时负责好几口井的地质导向。他像上紧了的发条，没有片刻停歇。

小艾一个人装修婚房。从网上买瓷砖、家具，把大大小小的物件搬到房里。保安大哥好奇地问：“小丫头，装修这么大的事，前前后后咋全是你一人张罗，你丈夫呢？”

她的丈夫在深山里，很忙，走路

都会撞到电线杆；很困，吃碗方便面

都会睡着。

10月，匆匆结完婚，还没度蜜月，李凯又回到涪陵焦石镇，继续他的工作。

年底了，李凯没时间休假，便忽悠小艾：“你还没到过山上，正好趁休假来见识见识大气田。”

绕过弯弯的山路，小艾到焦石镇已是深夜。第二天，当他俩来到办公室时，大红“囍”字已贴在了墙上，平时开展技术分析的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着他俩的甜蜜结婚照，还有满满一大桌子菜，拧开酒瓶盖子，芳香四溢！

在武汉，由于时间紧，婚礼办得很匆忙，一提起这事，李凯就很懊悔。

所以，当听说小艾要来焦石镇时，同事就偷偷商议，要为他俩补办一场“焦石婚礼”，大家瞒着李凯忙乎了好几天。

望着眼前的一切，小两口激动不已，不知说啥好。大家把他俩簇拥到房中间，送上美丽的百合花。项目经理主持婚礼，问小艾：“李凯请不到了婚假，是不是哭鼻子了？”“才没有。”小艾的声音竟有些颤抖，拉着李凯，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几颗泪珠滴落下来。

很远，对于李凯来说，就是在焦石镇补办的一场婚礼。

“很远”是吃完30粒巧克力豆没见到爸爸

由于气田修井任务重，江汉油田采服中心涪陵经理部试油135队副队长向华很少在家陪女儿。

“爸爸，今年回来陪我过生日

吧？”女儿向永娇在电话里问。

“好的，今年爸爸一定陪你过！”

向华向女儿许诺。

挂了电话，小永娇跑到挂历前面数数。

“妈妈，明天给我买30粒巧克力豆吧！”小永娇说。

“为啥买30粒啊？”

“现在离我的生日还有30天。

30粒我一天吃一粒。我完了，爸爸就回来了。”小永娇回答得很认真。

日子一天天过去，盒里的巧克力豆越来越少，小永娇越来越兴奋。

“爸爸工作太忙，不能回来陪你过生日了。他让我给你说对不起，这是爸爸让我给你买的礼物。”生日当天，一大早，妈妈拿着一个可爱的玩偶，告诉小永娇。

“爸爸说话不算数。”小永娇哭了。

向华的妻子也哭了。

“我不怪爸爸，我知道他爱我。暑假的时候，我们去看爸爸。”小永娇止住哭泣，给妈妈擦了擦眼泪。

很远，对于小永娇来说，就是30粒巧克力豆，吃完了，还是没见着爸爸。

江汉人的很远，到底有多远？

为了中国油气大开发，江汉人一次次地选择远行和离别。

很远是儿子出生8个月还没能见上一面，很远是老父亲病危不能侍奉床前，很远是长期离家后回家竟走错了家门，很远是一推再推的婚期，很远是对月独饮留下思念的泪水，很远是在焦石上画下的两个心形图案，很远是长途电话中报的一句句平安。



施兴峰 刘军 马玉华

石油人的儿女有多能吃苦？恐怕没有人说得清。

零下11摄氏度，西藏阿里的4月依旧是严冬。即使在气温最高的7月，那里也会遭遇漫天大雪和冰雹。

“只要大雪不封山，我们每天都任务。”中原油田子弟郑伟说。

1981年，郑伟在中原油田出生。高高的钻塔、嗡嗡作响的“磕头机”、成排的钻杆填满石油孩子从小到大的记忆。

1994年，郑伟13岁。那年1月29日，正在作业施工的3-130井突发井喷，一瞬间，原油和天然气从2000米深的井下呼啸着喷涌而出，射向60多米高的空中。

危急时刻，原采油二厂紧急组建抢险突击队，父亲郑广军与同事冲入现场，冒着生命危险鏖战4个多小时，终于制服了狂暴的“油龙”。

凯旋的抢险队员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在表彰会上，30多名抢险队员无一例外，全都是共产党员和退伍军人。

这件事，烙进了郑伟幼小的心灵。

一天，郑伟郑重告诉父亲：“爸爸，我想去当兵。我要保家卫国！”

“你要想好，当兵的苦，不是一般的苦，你受得了吗？”父亲追问。

乌江雨霏

朱大鹏 摄

20年，坚守高原戍边防

伟下连队的意见。

“报告，我想去阿里。”郑伟话音未落，领导赞许的目光已经投射而来，那是西藏自治区最偏远的地方。

军车白天行进，晚上住宿，行程1600公里。一路向上走，郑伟从拉萨跨上了阿里最西端的日土县，来到了斯潘古尔通道上。那里平均海拔4500米。

像父亲当年从山东老家扎根中原油田那样，郑伟在距离濮阳5000公里的“世界第三极”扎下了根，一待就是20年。

戍边、缉毒、反恐、维稳、救灾……

光阴荏苒，郑伟从战士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中校正营警官。2019年，又随部队建制序列改编，就地转业为移民管理警察，被授予三级警督警衔，担任日土边境派出所所长。

在阿里高原的最西端有一条通往中印边境的通道，叫斯潘古尔通道，这是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阿

里边境管理支队日土边境派出所的辖区之一。

早在春节前，郑伟就驻进了热角三组执勤点，那是我国在斯潘古尔通道上的最后一道关卡，距离我国固有领土加勒万河谷只有100公里。

阿里高寒、缺氧，大气含氧量只有内地的50%，人在那里行动相当于在平原上负重25公斤。

戍边20年，3次因公负伤留下的疤痕、积劳成疾的胃病、比常人大了一倍的双肺，还有那变了形的手指甲，都是阿里高原为郑伟留下的独特馈赠。

这些艰辛在郑伟看来还不是最苦的，最苦的是心头的孤独与牵挂。晚上，执勤点只有风声为伴。日渐老去的父母、年幼的女儿、替自己尽孝的妹妹……像走马灯一样在他的脑子里转。

这时，郑伟会低声哼唱藏族乡亲教的那首民歌《阿克卓巴》：“我的内

心像洁白的雪山，我的心境像无尽的草原……”“没有国界线的地方，我们就是界碑。”郑伟说。

层峦叠嶂间，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回到热角三组执勤点，已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半。内地天已黑，斯潘古尔通道上依旧阳光灿烂。阿里和内地有将近3小时的时差。

郑伟给家里报平安。拨通视频电话，女儿灿烂的笑脸跃入眼帘，她叫郑舒涵，今年9岁。

“爸爸，《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唱得越来越好啦！你听……”郑舒涵坐在钢琴前，宛如美丽的小公主。

悠扬舒缓的琴声飞越千山万水，传到了热角三组执勤点。郑伟和他的战友聚在一起凝神静听。

“爸爸，我和妈妈想你啦！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别忘了给我带一枚美丽的格桑花。我把花儿插进玻璃瓶里……”女儿隔着手机屏幕在呼唤。

郑伟泪如泉涌。

当苦成为了一种习惯，坚守就是一种伟大。在阿里，郑伟把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边疆，边疆也定义了他20年的美好。

他说：“我只是万千戍边军人当中最普通的一员。党和国家从没忘记我，组织上颁授给我的奖章和荣誉证书，装满了一个手提箱。”



杜建堂 摄